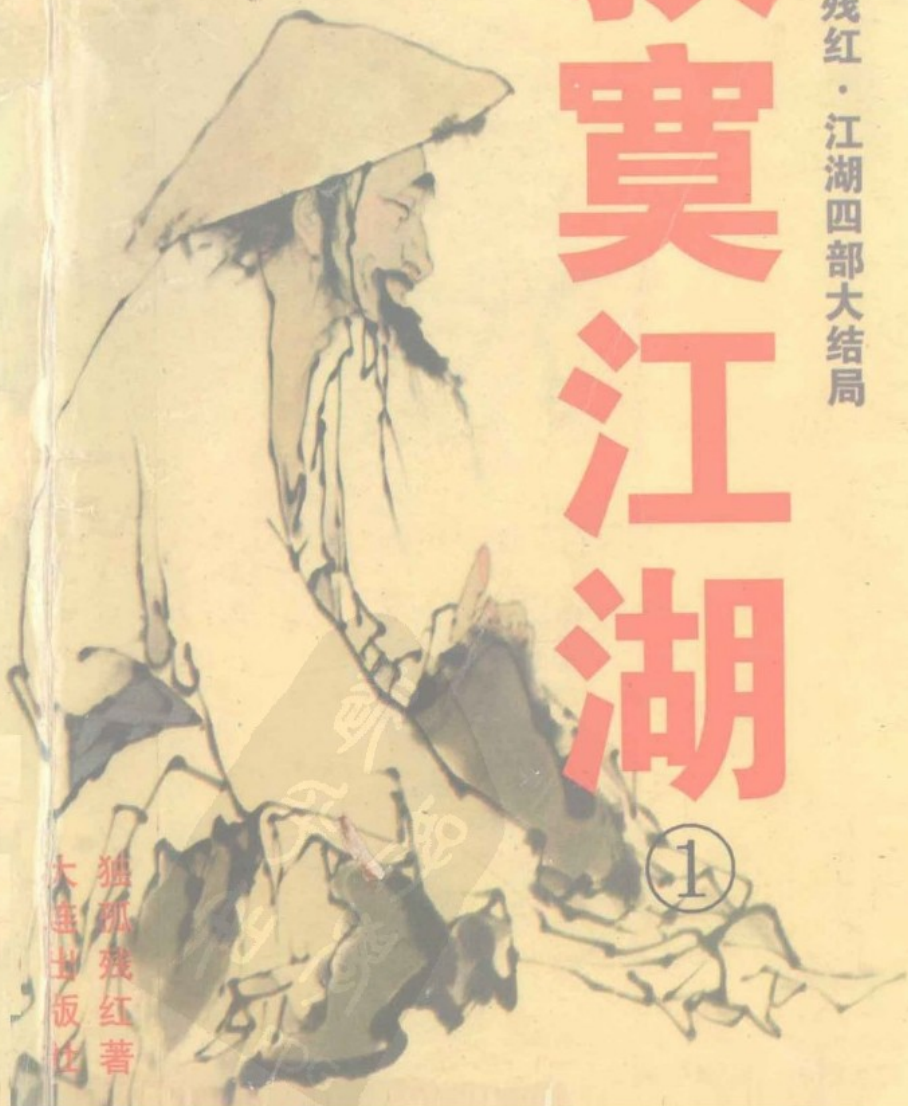


独孤残红·江湖四部大结局

# 寂寞江湖

①

独孤残红著  
大连出版社





本书作者荣获首届中华武侠文学大奖

# 江湖四部大结局

六百万字巨著全部出齐

ISBN 7-80612-277-X



9 787806 122778 >

ISBN7-80612-277-X/1·49

全套(三册) 定价:32.00元



江湖四部·寂寞江湖系列

# 炼刀忆江南

独狐残红著  
大连出版社

## 一 无花果
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  
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！

大漠。

荒凉而又神奇诡秘。

血球似的太阳，缓缓地从黄沙的边际升起，虽是缓慢却  
愈升愈高，阳光也由火红渐渐变为金黄。

晨雾慢慢消散，金黄色的阳光静静地照在大漠上。

没有风。

黄色的细沙像一幅地毯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透出无限  
的温柔。

天地间出奇的静，一片灰黄。

天空是灰黄的。

沙子是灰黄的。

连天地间的空间也是灰黄的。

这一片灰黄，使大漠显得凄凉而荒寂。

一堵风化石的山崖，耸立在灰黄中，呈现出美妙而神秘

的剪影。

这就是大漠中传说的魔谷崖。

传说魔谷崖谷底不仅有水，而且还长有奇异的能治各种怪病的药物。

许多立志要改变大漠现状的志士，为寻找魔谷崖而丧命。

许多为觅索药物替亲人治病的勇士，因寻找魔谷崖而葬身在黄沙之中。

许多决心揭开魔谷崖秘密的学者，踏入大漠黄沙中后就别再出来。

没有人见到过魔谷崖，或者说是见到过魔谷崖的人，从未有人活着回来过。

自从寻找魔谷崖的刀王玄武君，在大漠中失踪后，近百年来，再没有人去找过魔谷崖。

人们都认为魔谷崖并不存在，那只不过是沙漠的蜃景。

但实际上，魔谷崖是存在的。

它现在就在金色的阳光中。

魔谷崖下，阳光中盘坐着一个少年。

他赤裸着上身，只穿条短裤衩，年纪约摸十四五岁。五官端正，明眸皓齿，十分清秀。若单从面孔上看去，他实像个文弱书生。

他仰面看着天空，脸上神情凝重，似乎在沉思着什么问题，但他双眼里透出的目光却显得有些呆滞迟钝。

他呆呆地坐着，纹丝不动。除了姿势不对之外，俨然是个已打坐入定的法僧。

他是谁？

他在想什么？

所有的人都只能这样回答：只有少年自己才知道。

然而，这个回答却是错误的。

因为呆坐的少年，他自己也无法回答上面的问题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最后升到头顶变成了一个眩目的亮点。

浩瀚无垠的沙海开始尽情地喷射阳光反射出的高温，沙地上腾起一股灼炽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热浪。

阳光好毒，火辣辣照在身上，仿佛要将皮肤晒裂。

蒸腾的热浪，使人感到难忍的窒息和毒辣的炙灼。

灰黄的空间，像有火在燃烧。

裹着血与火的死亡气息，在黄沙地上无声地流动。

这就是大多数人找不到魔谷崖的原因。

没人能面对这眩目的毒太阳。

没人能忍受这要命的热浪。

就连悟性大师，也无法在这魔谷崖的黄沙地上打坐半个时辰。

少年在毒太阳下依然坐着，除了眼皮微微有些合拢之外，整个姿势没有任何改变。

他没有流汗，没有气喘，甚至没有丝毫的不适表现。

他静静地坐着，静得就像一尊石雕。

他已经坐了整整三个时辰了。

他怎能有这份耐高温的能力？

他怎能有这份超人的定力？

他是神怪，还是妖魔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他不是神，也不是魔，只是一个人，一个普通的人。

他之所以具有这份能力与定力，有两个原因。

一是药水。

他每天要在魔谷崖的无花果药水中，浸泡一个时辰。正因为这药水，使他不仅有耐酷暑的能力，而且还能耐冰天雪地的严寒。

二是锻炼。

他自出生之日起，便被暴晒在魔谷崖的烈日下，夜宿在谷底的冰穴中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磨炼，炼就了他这份超人的定力。

说他是个普通人，也不准确，他与常人也有不同之处。

不知是先天的缺陷，还是因为药力的缘故，他有些痴呆，没有常人那种正常的思维。

他没有姓名，也不知道父母是谁，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生长在这里。

他所接触的人只有一个，那便是他的师傅白发老人。

他叫白发老人做师傅。

白发老人称他为痴儿。

他与师傅相依为命……

蓦地，痴儿呆滞的目光中射出一道利芒，眼珠陡地放亮。

“噗”地一声怪异的微响，天空出现了一个偌大的黑影。

痴儿睁大了眼，脸上放出异彩，瞳仁里映出一只盘旋的苍鹰。

黑影愈来愈大，片刻间已将魔谷崖顶遮住。

痴儿将右手拇指和食指塞入口中，打出一声长哨。

哨声激昂尖锐，高亢入空，直冲云霄。

魔谷崖顶在哨声中落下一片砂石。

砂石落在痴儿身上，痴儿屹然不动。

这是一声具有精深内力才能发出的哨音，当今武林中能打出这种哨音的人，已是了若晨星。

“扑扑！”一只小鹰从魔谷崖顶的石穴中扑翅而出。

痴儿瞪圆了眼，澄澈明亮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天空。

苍鹰在空中盘旋。

小鹰飞上去，在苍鹰的羽翼下跟着盘旋着。

痴儿抬起了双臂扬在空中。

苍鹰在空中盘旋了十余个圈后，突然往地面俯冲下来。

小鹰也向下俯冲。

痴儿脸上透出一种肃穆神情。

“轰隆！”一声巨响，苍鹰的左翅拍在沙地上。

刹时，一股巨风挟着黄沙直冲天空。

黄沙在空中散开，将魔谷崖上的天空吞没，沙地上出现了一个大坑。

小鹰惊叫着，扑着翅膀，在沙尘中乱窜。

苍鹰的右翅压着小鹰，尖嘴在小鹰头上猛啄。

小鹰挣扎着，泣叫着，眼里露出惊恐的目芒。

痴儿凝着双手，注视着小鹰。

苍鹰一声厉叫，在小鹰头顶狠狠一啄，一丝鲜血从小鹰头顶冒出。

小鹰极不情愿地挥动翅膀在沙地上一拍，“噗！”扬起一团不高的沙尘。

痴儿双手在沙地上一削，两线沙尘像箭一样飞向空中。

苍鹰拍着翅膀逼着小鹰，腾向空中。沙箭射出十余丈高度，颓然落下。



苍鹰再次带着小鹰往下俯冲。

小鹰再次挥翅击打沙地。

痴儿再次扬掌削沙。

如此反复十余次。

“卡嚓！”一声脆响，小鹰的双翅折断了，栽落在沙地上。

痴儿举起手，双手掌沿已是血肉模糊。

一声厉啸响彻天空。

魔谷崖在颤栗，大漠黄沙在抖动。

苍鹰扑动双翅，双爪抓起小鹰，腾空飞去。

痴儿放下血淋淋的手，按在膝盖上，恢复了原有的姿势。

一切归于平静。

天空仍是毒焰。

地上仍是烫沙。

痴儿仍端坐在崖下的沙地里。

刚才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。

只有魔谷崖顶隐隐透出一声愤抑的呼喊，随即是一声低沉的叹息。

夕阳渐渐西下，天边只剩下了淡淡的晚霞。

痴儿缓缓站起，转身向崖谷里走去。

该是收“工”的时候了。

不用师傅叫唤，他每次时间都能捏拿得极准，此刻正是申牌时分。

转进崖谷，走入第三个石洞，他在洞底站住。

“吱——”洞底一道石门，自动打开。

他踏入洞里。

一个偌大的石洞，洞中四根天然的石笋柱上，燃烧着四支巨型蜡烛。

一个石台座，台座上—张石靠椅，靠椅中端坐着一位白发老人。

石台座前，—张石桌，桌上摆着四菜—汤和—大盆冒着热气的米饭。

石台座左侧，—个大铁锅，锅下烧着火，锅上搁着个盖了盖子的大木桶，桶旁—张小木凳，凳上—个木盘，盘中七个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果子。

痴儿上前，先向白发老人施了个礼，然后坐到石桌旁，端起米饭就吃。

他—天不曾进食，水也没喝—口，当然是又饥又渴。但他的吃相却是很文雅，慢慢地—小口—小口地吃喝，仿佛是在品尝什么美味佳肴。

他并非做作，这只是他的习惯。在这里没人会与他争食，这桌上的饭菜全都是他—人的，他已习惯了这种吃法。

白发老人没有说话，静静地看着他，若有所思。

痴儿吃过饭，放下碗筷，走向铁锅。

他揭开木桶盖，将木盘中的七个果子扔进桶里。

“扑滋滋！”木桶里泛出了—股辛辣的气味，涌起彩色水雾。

他目光转向白发老头：“师傅，我可以下桶了吗？”

白发老人轻嗯了—下，点点头。

他踏着凳子，爬上桶沿，钻入了木桶中。

火焰舔着铁锅底，木桶中的水嘶嘶作响。

按理说用这种药水蒸煮是件很痛苦的事，—般的人决无

法忍受。但他却似乎不以为然，平静地坐在木桶里，微闭起了双眼，像是在享受。

他真的是在享受，是在休息。十多年来，这种药水蒸煮的折磨，已使他全身的痛神经麻木了。他已再感觉不到肉体的痛苦，此刻就是有人剥下他的皮，砍下他一条胳膊，他也不会哼哼一声。他能感觉到的只是累，他觉得太累了。

白发老人的声音缓缓响起：“痴儿，你今天见到的是大漠的铁鹰，也叫天鹰……”

他声音有些冷而且怪，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，又好像从几个方向传来，令人有一种眩晕的感觉。

痴儿头靠着木桶边，眼睛盯着石笋上的蜡烛，神情冷漠。谁也不知道，他是否在听白发老人说话。

白发老人也明白疾儿很可能没在听自己说话，但仍继续道：“所谓铁鹰就是说鹰的双翅如同铁一般的坚硬，这种鹰是狼的天敌。它攻击猎物时，不是用它的嘴和爪，而是用它的铁翅。当它朝狼俯冲时，用翅膀一拍，就能将狼的头骨拍个粉碎。”

痴儿的头扭动了一下，但不因为听了白发老人的话，而是因为头颈搁在木桶上的位置不太舒服。

白发老人目光转向洞顶，脸上罩上一层阴影，犹是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但铁鹰的真正作用还不是用来对付狼。狼还有个天敌，叫做獒，那是一种非常凶猛可怕的动物，只要它一声吼叫，百里之内狼群绝迹。这种獒很难培育，但当年有个姓胡的舵背老头育出了獒，更有一个姓徐的小子，居然奇迹般地让獒狼合一……”

痴儿坐在木桶里动也没动。

白发老人身子抖动了一下，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天下生物如同武功一样，奇正相生相克，一物总有一物相降，能降獒狼的就是铁鹰！”

他顿住了口。石洞内一片沉寂，只能听到铁锅下柴火燃烧的劈啪声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白发老人又开了口：“不过训练铁鹰是件很难的事，比育獒还要困难。育獒只要有恒心，坚持不懈，百年之内总能求到一个育出獒的机会。而育铁鹰就不同了，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。”

他感叹似地叹了口气道：“鹰在空中，要找到铁鹰种实比登天还难，找到了鹰种，要训练它更难。育獒，九狗一獒，只要不给九条小狗吃喝，它们为了生存就会互相残杀吞食，而求出獒来。育铁鹰，要小鹰十三次拍翅击地，击断翅膀，然后每次要大鹰找到药物给小鹰治折骨之伤，这既要大鹰有这份能耐，又要小鹰肯击石折翅，实……在是太难了。”

他是在自语，痴儿却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话：“师傅，小鹰的翅骨断了，你有药替它治伤吗？”

白发老人目芒一闪，眼珠子转动了几下，脸上浮起一丝诡谲的笑容：“有。”

“我能替它敷药吗？”

“当然能。”

“它在哪里，能找到它吗？”

“明天师傅带你去。”

痴儿又不出声了。

他知道药水蒸煮的时辰还没到，他在耐心地等待。

白发老人合起双掌，喃喃地道：“苍天有眼，赐我育出铁

鹰的机会，只要老夫育出了铁鹰……”

他一张脸突然涨得通红，两侧太阳穴上同时凸起两条蚯蚓般的青筋，青筋在急剧地跳动，不难想象出他此刻心中的激动。

他深吸了口气，脸上的红绯渐渐褪去，然后悠悠地叹息了一声。

痴儿从木桶中站起，爬出，擦干身上的水渍，换了条裤衩，垂手侍立到白发老人坐椅前。

白发老人缓缓站起，打了个手势。

痴儿转身向石洞里走去。

石洞里，还有个小洞。

小洞内地上有块石板，石板上系着两个铁环。

痴儿弯腰拎住铁环，将石板提起。

石板长五尺，宽三尺，厚逾一尺，重数百斤。痴儿并不吃力地将它提起，其内力的浑厚可想而知。

石板下是个穴洞，石板揭开后有丝丝冷气透了出来。

痴儿踏着台阶，钻入穴洞中。

白发老头随后而入。

穴洞中还有块石板，石板上两个偌大的铸铁环，环上吊着两根杯口粗的铁链。

痴儿在石板前站住，没有弯腰。

凭他的能耐，他还无法提起这块石板。

白发老人双手挽起铁链，一声轻喝，重逾千斤的石板居然离开了地面。

一股冰寒刺骨的冷气扑面而来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魔谷崖的冰穴。有人想利用神奇的冰穴

来改造大漠，即使不能使整个大漠变样，至少也能造出块方圆数里的绿州来。

现在这冰穴是痴儿的卧房。

痴儿和白发老人跳入冰穴中。

冰穴不大，四壁皆是坚硬如石的冰墙。

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据汉代野史记载，公元前一百九十三年汉惠帝刘盈年代，有一支迷失在大漠的商队，曾在大漠谷里发现过一个冰窖。

冰穴里有张冰床，床头点着两盏清油灯。

除此而外，穴内再无一物。

痴儿爬到冰床上仰面躺下，微闭起了双眼。

白发老人盘膝在床头冰地上坐下，缓缓地将右掌按住了痴儿头顶的百汇大穴。

白发老人开始运气，将功力徐徐从掌心吐出。

痴儿纳气运功，将注入体内的功力慢慢纳入丹田。

这是例行的课程。

白发老人每日都要向痴儿注输功力，否则痴儿内力哪会有如此雄厚？

两袋烟的功夫过去了。

痴儿的脸色透出一丝红润。

是该歌手的时候了。以往每到这时候，白发老人便会收功缩掌。

今天，白发老人却显得有些反常。他没有停下来，仍在继续运功。

痴儿脸色变红，呼吸渐见急促。

白发老人目光陡然放亮，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。

痴儿脸涨得通红，呼吸急促，手脚抖动了一下，似是要从冰床上蹦跳起来。

白发老人右手不动，左手疾如闪电，在痴儿身上一连几点，封住了他的九大穴位。

痴儿的脸由红变紫，嘴唇扭曲了，英俊的面孔不仅变得难看，而且还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。

看到痴儿痛苦的表情，白发老人嘴角绽出一丝阴冷的笑意，眉宇眸光里散发着快意的满足与无比的仇恨。

他那模样，恨不能立即将痴儿毙命于掌下，才泄心中之恨。

痴儿脸色泛乌，两眼似要从眼眶里暴出来，手指痛楚地痉挛着。他皮肤上的痛神经已经麻木，感觉不到痛了。但这来自体内的痛楚，却令他无法忍受。

他觉得体内有团烈火在窜动，焚烧着五脏六腑，浑身的血脉喷张得要炸裂开来。他想跳跃，却不能动弹，他想叫喊，却不能出声。

他虽痴傻，但此时刻，却也能意识到自己就要死了。

他混浊的目光突然变得明亮，露出了畏死的光焰。

海天存一线，生死一发间。

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白发老人蓦地收住了功，眼里露出惊惶之色。

痴儿头一歪，寂然不动。

“痴儿！”白发老人发出一声呼喊，从地上弹跃而起。

惶急之中，他已捏开痴儿的嘴，将一颗红色的小药丸塞入了痴儿嘴中。

这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“九天回功丸”，它不仅能治各

种内伤，而且还能帮习武人打通经脉，使其功力倍增。十多年来，他精心习功。想尽一切办法增加自己的内力，也未曾舍得动用这颗药丸。

为了救痴儿的命，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这颗药丸。

他明白他不能没有痴儿。

他已年过花甲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，他要全依靠痴儿。

他按住痴儿的手脉，盘膝坐到地上，嘴里喃喃地念着：“痴儿……别死……千万别死。”

冰穴中的空气仿佛已经凝固。

人也如同冰石一样地冷。

唯有时间在悄然地流逝。

白发老人的目光始终未离开过痴儿的脸。

半个时辰过去。

痴儿恢复了呼吸，先是很微弱，随即渐渐加重加粗，脸上的紫色也开始变淡。

白发老人脸上泛出异样光彩，立即出手解了痴儿被封闭的九处穴道。

痴儿呼吸变得平缓，脸色呈现出红润，手脉也恢复正常。

白发老人松开按住痴儿手脉的手，双掌合十胸前，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床头右侧的一盏清油灯灯芯，忽然剥的一声，爆出一朵喜花。

痴儿静静地躺着，睡得很深沉，太阳穴的青筋在凸凹地张缩着。

白发老人刚放松的脸又绷紧了，脸上凝布着重若万钧的



煞气。

由于他的失手，痴儿服下九天回功丸，融合他注入的功力，痴儿的内力在醒来后会增加数倍，按此功底练习内功，三年之后，痴儿的内力将与他相差无几。

今天之举是对还是错？

今后带来的是福还是祸？

他无法预料。

痴儿在睡梦中绽出了一丝傻笑，不知他在作什么美梦。

白发老人随即也笑了，但那是阴鸷狡诈的笑。

痴儿神智不全，除了吃过那疯婆母亲的奶之外，全是他一手带大的，他无异于就是痴儿的爹爹。他完全能够驾驭好日后的这匹痴马！

他顿时充满了信心，忧郁与不安随之消失。

他拍拍痴儿的肩头缓缓站起身，向冰穴外走去。

今天他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
他盖好冰穴的铁链石板，转身走到石洞左壁，手在石壁上按一下。

石壁露出了一个小窗户。

透过窗户看去，黑黝黝的暗洞里闪着一双泛着红光的眼睛。

“还我的儿子来！”随着怪叫声，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婆冲到了小窗口前。

那疯婆四十多岁，体态仍然苗条婀娜。若不是那蓬散发和那双泛红的血眼，肯定能给人一种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之感。

白发老人冷冷的目光盯着她，脸上的表情几度变化。